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心经纬 > 学术沙龙

“反思战争，拥抱和平”——日本老兵来我校忏悔罪行

发布时间: 2007-12-06 点击次数: 1874 作者: 陈新欣

中日网讯: 2007年12月4日晚7点, 南京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东报告厅座无虚席。一场日本退役老兵, 侵华日军前乙, 丙级战犯坂仓清先生以及抚顺奇迹继承会主席熊谷伸一郎先生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反思战争, 拥抱和平”的报告会。出席此报告会的人员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 以及日文译员香港有线台总主编张洪艳女士。

张连红教授首先致欢迎词, 接下来是熊谷先生的报告。

熊谷先生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 在座的坂仓先生也同样如此。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是一个由日本先前被关押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 后返回日本的战犯组成的联盟团体。其主要宗旨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召开见证会, 由老兵阐述自己在华罪行, 加以忏悔等形式的活动来推进中日和平进程。该团体到目前为止有160名左右的老兵成员。而抚顺奇迹继承会则是中归联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 其工作主要是采访老兵, 收集资料, 将老兵所见证的日军侵华战争以各种形式发表出来; 组织老兵参与见证会, 并支援中方民间针对日军侵华战争在日本国内的诉讼案件。

熊谷先生向我们介绍, 在日本国内, 将近有100-200人在从事这样一项义务的工作。如今, 中归联在日本已经有了几十个分支, 500多名成员。当时, 促使他走进这一领域的事件是日本著名右翼分子石原胜太郎当选东京市长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右翼言论。熊谷先生好奇于为何支持右翼的日本人越来越多, 于是他上网搜索相关问题时, 发现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言论, 并在网上和右翼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之后, 他决定采取行动, 向世人展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以此来同右翼势力做斗争。于是他和中归联取得了联系, 并且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但是, 由于时间的流逝, 老兵的年龄日益增长, 很多老兵都由于身体状况去世了。这也使得这样一个见证历史的使命变得尤为急迫。熊谷先生的愿望是集中现存揭露侵华战争史实的书籍, 影像等资料, 并成立一个资料馆加以展示。如今, 这一资料馆已经在日本的埼玉县成立了, 并且拥有4000多册资料的规模。除了这些工作之外, 他们也积极的支援中方针对侵华战争在日本进行的诉讼案件, 比如说夏淑琴的诉讼案件, 关于百人斩事件的诉讼案件等, 他们都予以了极大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虽然由于从事的工作有违日本右翼势力的主张而曾经遭到过暴力的报复与威胁,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退缩, 而是奋力的战斗着。熊谷先生说: “我认为日本在战后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的。为什么要被右翼势力控制呢? 虽然我本人没有参加过战争, 但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问题, 靖国神社问题等, 我们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我希望能够与中国的青年一起努力, 推进中日友好和平的进程。”

熊谷先生的精彩演讲和高尚的情操博得了满堂掌声。接下来是坂仓先生的报告。坂仓先生已经是87的高龄了, 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健硕。在熊谷先生做报告时, 白发苍苍的他坐在报告席上,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只是严肃的沉思着。到坂仓先生发言时,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一个战犯, 我对中国人犯了很大的罪。杀人, 放火, 抢掠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这些真挚的言语深深的感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的心。

坂仓先生与1920年10月21日出生于日本的千叶县。家里一共9口人，以务农为生，生活十分艰苦。在他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父亲说：“如果再不打战，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由于生活所迫，坂仓先生在小学的时候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他经常能看到周遭的很多陆军设备和经过身边的陆军，觉得他们十分的威风，也很憧憬士兵的生活。1931年9月，11岁的坂仓先生为了参加军队，参与了军事教育。他们每天都要背一本“军人守则”之类的书，书中教他们“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天皇是神，为了天皇的死是不足挂齿的。”从小就接受系统的军国教育的他们，对参军打战都有一种狂热的期望。1940年初，由于所有日本男人到了2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坂仓先生也参加了精兵检查。当时的精兵检查根据个人的体制将参加检查的男性分为甲等，乙等和丙等。凡是甲，乙等级的都算合格，将被征召入军。1940年的12月，坂仓先生就随军到达了山东的青岛，之后乘火车到达山东泰安市境内服役。

初到兵营，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新兵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开枪，刺杀等，事实上也就是杀人的训练。为了训练新兵的勇气，老兵们还专门押来年青的八路军士兵，让新兵学如何刺杀和枪杀。虽然一开始对杀人很是反感，但是久而久之坂仓先生也就习以为常了。到达后的第五个星期，坂仓先生所在的小队投入战场作战。第一次真正上了战场的他在追赶一个年青农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性，腹部的两侧都在流血，并且逐渐的倒在地上。坂仓先生正准备过去查看那个女人是否已经死亡之时，发现她身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婴儿。这个婴儿努力的爬向已经倒下的母亲的乳房，希望能够吸吮奶汁。当这个小婴儿发现坂仓先生站在旁边之后，竟然对他笑了笑。这个小婴儿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纯真的笑容深深的震撼了坂仓先生的心灵。坂仓先生说，在他之后杀人的时候，那个小婴儿的笑容还时常浮现的他的脑海中。说到这里的时候，坂仓先生哽咽了。在场的听众也纷纷掉泪。他继续沉重的向我们讲述他当时虐杀一群中国人的情形。1941年的夏天，他所在的小分队在寻找八路军的下落时，收到小队长的命令，拉来5个农民，把他们扔入水塘中淹死。求生的本能促使这些农民奋力的向上爬，企图爬出水塘逃生。但是小队长命令他们用脚踩，用刺刀刺，用刀柄击打这些农民的手，不让他们爬上来。水池顿时变成鲜红的血池。到现在为止，时常反思自己行为的坂仓先生始终想不明白，为何当时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但是参战的生活每天除了杀人，还是杀人。杀的太多了也就麻木了。

还有一个事件，也时刻敲击着坂仓先生的灵魂，让他始终活在忏悔的痛苦之中。在一个小村落里，为了得知八路军的下落，中队长命令士兵们随意抓些人来拷问。坂仓先生和另外几个老兵发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农民，他们把他家的门板拆下来，用麻绳把农民绑在门板上。一个老兵找了一块布盖在这个农民的脸上，另外一个老兵和坂仓先生就用水壶向这个男人的鼻孔里灌水。一边灌一边问是否知道八路军的下落和武器的藏匿地点。男人十分痛苦，但始终是摇头表示不知道。水快灌完了，男人的小腹由于灌水太多而鼓了起来，一个老兵对准男人的肚子狠狠的踢了一脚。水马上就从这个男人的鼻，嘴里喷出来，水里还混杂着血丝。反复的拷问依旧没有答案。于是有一个老兵建议，用高粱酒来代替水。于是坂仓先生找来一缸高粱酒往这个男人的鼻子里倒。就在酒快要倒完的时候，男人终于开口承认了藏有武器。当老兵问他藏在哪里时，他已无力抬起手指，只能用下巴指指方向。他指的方向朝向他自己的房子，于是坂仓先生和老兵一起抬着他往他的屋子里走去，谁知道刚一进口，男人就一头倒下死掉了。讲到这里时，坂仓先生顿了顿。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吧！坂仓先生坦言，他们的部队一直这样杀戮，拷问，除了杀人之外，他们也用中国的农民进行毒气的实验，抓劳工去日本国内从事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直到战败。战败后，坂仓先生和其它一些士兵被苏联的军队抓到西伯利亚从事劳动改造5年之久，后由苏联引渡到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当时，很多日本士兵都以为离开苏联是可以回到日本了，结果是引渡到中国。而且身份突然从俘虏变成了战犯，很多的日本士兵都无法接受。因此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很是抵制。但是，在抚顺，他们受到了与在西伯利亚完全不同的待遇。生活设施完备，衣食都有人悉心照料，有时候吃的比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要好。而且管理人员对他们也十分友善，既不打也不骂，虽然有很多管理人员的家庭都受到过战争的伤害，有些人也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把愤怒发泄在战犯的身上。后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坂仓先生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战争犯罪行为，才逐渐的变回了正常人。当临时法庭审判战犯那天到来的时候，坂仓先生说，他的心里很平静，他认为自己的罪过做怎样的判处都不以为过。可是，结果是没有判死刑，而是释放回国。

他坦言，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宽容对待，他才得以生存至今。于是他回到日本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到

处游走见证，因为他了解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行是不可以重蹈覆辙的。对于很多的日本青年接受了他的言语，他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坂仓先生最后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一定要努力促进中日的和平进程。坂仓先生的发言结束之后，他站起来向所有在场的人员深深的鞠了一躬，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日本老兵，曾经的的战犯的言行触动了。

中日友好和平的进程，需要很多人的共同的努力。我们应该感到十分的庆幸，我们在中国尝试着尽一切努力去推进中日和平的时候，在日本，也同样有很多的人为着同一个目标不懈的努力着。中日和平进程需要中日两国人民更多的交流与沟通，才能走向新的未来。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13日创建